焦氏筆乘

焦氏筆乘卷二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
男焦尊生茂直 校

成心

莊子齊物論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成心有見而不虛之謂未成心則眞性虛圓天地同量成心是已離於性有善有惡矣今處世應詶有未免乎成心即當思而求之未成之前則善惡皆冥是非無朕何所不齊哉

佛典解莊子

佛典解莊子曰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謂神情共喪猶睹火窮於一木便謂終期都盡可乎

向秀莊義

竹林七賢論云向秀爲莊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了視聽之表有神德玄哲

能遺天下外萬物雖復使動競之人顧觀所徇皆悵然自有振拔之情矣今觀其書旨味淵玄花爛映發自可與莊書並轡而馳非獨注書之冠也嗣後解者數十家如林疑獨陳詳道黃幾復呂惠卿王元澤林希逸褚秀海朱得之諸本互有得失然視子玄奚啻蓋壤希逸乃曰欲爲南華洗去向郭之陋不知陋之一言竟誰任之

向秀注多勝語

郭象注世説謂爲向秀本象竊之耳其自注者獨

秋水至樂兩篇世說去晉未遠當得其實其中頗多勝語略拈一二如曰天者萬物之總名也曰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雖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殤折耳曰有情以爲離曠而弗能也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情以爲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矣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

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
曰世不知知之自知因欲爲知以知之不見見之
自見因欲爲見以見之不知生之自生又將爲生
以生之故心神奔馳於内耳目喪竭於外曰生者
方自謂生爲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爲死則無生矣
生者方自謂死爲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爲生則無
死矣曰夫安於所傷則物不能傷傷不能傷而物
亦不傷之也曰凡非眞性皆塵垢也曰哀樂生於
失得任其所受則哀樂無所措於其間曰知以亡

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眞曰聖人在天下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潤澤者不謝凄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曰當其時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曰生之所無以為身外物也知之所無柰何命表事也生為我時死為我順時為我聚順為我散聚散雖異而我皆我之則生故我耳未始有得死亦我也未始有喪如此類豈後世詞人所能辨哉呂安嘆莊生為不死有以也

外篇雜篇多假託

内篇斷非莊生不能作外篇雜篇則後人竄入者多之噲讓國在孟子時而莊文曰昔者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莊子身當其時而胠篋曰陳成子弑其君子孫享國十二世即此推之則秦末漢初之言也豈其年踰四百歲乎曾史盜跖與孔子同時楊墨在孔後孟前莊子內篇三卷未嘗一及五人則外篇雜篇多出後人可知又封侯宰相等語秦以前無之且避漢文帝諱改田恒爲田常其爲假託尤明

文中子

文中子動以孔子爲師其見地甚高志甚大或以模擬太過病之非也此如世人有所慕悅則其舉止言動不覺盡似之以其精神所注故也不然詩祖李杜文祖遷固未有非之者獨訾文中子之法孔子乎宋咸作駁中說謂文中子乃後人所假託實無其人則幾於贅說矣王績有負苓者傳陳叔達有答王績書曰賢兄文中子恐後之筆削陷於繁碎宏綱正典暗而不宣乃興元經以定眞統陸

龜蒙送豆盧處士序亦曰昔文中子生於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脩先君之業後司空圖皮日休俱有文中子碑五子皆唐人言之鑿鑿如此咸獨臆斷其無可乎宋龔鼎臣嘗得唐本中說於齊州李冠家蓋中說之行久矣陳同父類次文中子云十篇舉其端二字以冠篇篇各有序惟阮逸本有之又阮龔二本時有異同如阮本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龔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民到於今稱之爾朱

槃控勒天下民無得而稱焉龔本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本則因董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豈逸不無增損於其間遂啟後世之疑邪

黍離降爲國風

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解者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是不然風之與雅體製不同若今詩所謂選也律也歌與曲也試寘黍離於二雅之中聲果同乎倘以平王政教不行降雅而爲風則正月

之篇曰赫赫宗周褒姒烕之固幽王以後詩也而反列於雅何哉故其聲風也即二南亦系之風其聲雅也即正月亦系之雅政不以此爲升降也

紀傳自相矛盾

王應麟曰秦本紀載穆公以五羖羊皮贖百里奚商鞅傳又載穆公舉之牛口之下史記所傳自相矛盾如此按呂氏春秋云百里奚未遇時飯牛於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之獻諸繆公請屬事焉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無乃爲天下笑

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智也境内將服夫誰暇笑哉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據此則奚飯牛而秦以五羊皮贖之正舉於牛口之下也何矛盾哉

徐廣注誤

史記漢文帝二年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下日當作月刋本誤耳徐廣以爲望日又食漢書及五行傳皆無此文一本作月食然月食史所不紀此不通天文故也葢日食必於朔月食

必於望時以晦旣日食望又月食不半月而天變兩見故於望日下詔書修省而詔止云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則因感月食之變而益謹日食之戒故也景帝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云十月而不繫以日則此月朔望分食非一日事也是後十二月晦雷徐廣云靁一作畫字又作圖實所未詳不知卽雷字此以發聲非時故特紀異耳雷集韻原作靁通志云回古雷字後人加雨作靁回象雷形古尊罍多作云回今人不通字學而欲讀古書難矣

哉

周破胡

齊世家卽墨大夫毁言日至阿大夫譽言日聞而不載毁譽者爲誰按列女傳威王卽位諸侯竝侵之其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卽墨大夫賢而毁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諛讒之佞臣也不可不退乃破胡其人耳

酇侯

蕭何封鄼侯今世家作酇侯字相似之誤也鄼七

何切班孟堅十八侯銘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於酇唐詩麒麟閣上識酇侯按酇在沛酇在南陽何起沛封邑必近之且孟堅去何未遠所聞必眞師古云何封南陽之酇疑未深考也

孫叔敖

史記載孫叔敖優孟事甚詳按叔敖浮光期思縣人也期思今廢爲鎮費補之云予得漢延熹中碑書是事微有不同云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

雖言千金實不負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爲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卽忼慨高歌涕泣數行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卽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功而欲有賞必於潘國下濕墝埆人所不貪遂封潘鄉潘卽固始也而所載歌絕奇曰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汙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貪吏常

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味其語憤世嫉邪含思哀怨過於慟哭比之史記所書遠勝聽者安得不感動也歐陽公集古錄謂微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叔敖名饒又謂碑亦罕傳余以集錄二十餘年間求之博且勤乃得之云

陳仁子不知文章賓主

陳仁子曰漢初不知尊孟子遷也以孟荀同傳已爲不倫更以騶子淳于髠等雜之何卑孟邪按史法有牽連得書者有借客形主者太史公嘆孟子

所如不合而騶子淳于髡之流棼棼焉尊禮於世
正以見碔砆輕售而璞玉不剖汗血空良而駑馬
競逐其寄慨深矣仁子反見謂爲卑孟是不知文
章之賓主故也

年月牴牾

家語記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伯魚卒時年五十
計其年當在顏子之後論語顏路請車時孔子已
言鯉死則家語誤矣鯉死既在回之前孔子亦當
六十以降子思之生又不知前此幾年則孔子卒

時子思應不甚幼孔叢子有子思與孔子問荅之
語其證也史記年表孔子卒在周敬王四十一年
魯繆公立在威烈王十九年上下相去七十一年
而子思之壽止六十有二宜不及見繆公之立然
孔叢子載繆公薨時子思居衛孟子亦屢言繆公
之於子思此兩人同時則年表亦誤矣宋高似孫
子略國朝宋景濂並云子思壽六十二魯繆公同
時人繆公之立距孔子之没七十年當是時子思
猶未生問荅之事安得有之耳謂既信壽六十二

之說卽不當信相去七十年之說以七十年之說爲可信則子思之生當在孔子夢奠之後矣伯魚先孔子而卒子思又安得後孔子而生哉此理甚明而不能察何也書傳年月牴牾如此者甚多不可勝舉

張祿

范雎傳雎入秦變姓名爲張祿學者蓋不知秦先時自有張祿也初孟嘗君柄齊悅張祿先生之教奉之黃金百斤文織百純祿辭而不受他日謂孟

嘗君曰夫秦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為吾為丈尺之書寄我於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遇矣孟嘗君曰敬聞命因為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考之田文之卒在范雎未入秦之先則張祿之入秦居范雎之前久矣雎入秦而踵名張祿豈祿嘗有聞於諸侯秦特令雎冒其名以誑鄰國邪

史記多為後人殽亂

太史公歿於武帝末年而賈誼傳言賈嘉最好學

至孝昭時列爲九卿相如傳引楊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則其文爲後人所殺亂者多矣古書喪眞可爲嘆息

史公權衡

刺客傳序聶政事極其形容殆自抒其憤激云耳於年表則書盜殺韓相俠累蓋太史公之權衡審矣又如列孔子於世家老子於列傳而且與申韓相埒亦曷嘗先黄老而後六經哉然則後人之譏遷者悉臆語也

史公疏漏

史公會稡衆說成書時月先後不能盡合如韓魏時處戰國而滑稽傳云其君陪楚莊王葬馬扁鵲醫虢公而傳云與趙簡子同時又遷序漢初專據陸賈如酈生之初謁沛公高祖之長歌鴻鵠文句既殊事理盡異又韓王名信都而去都留信使其名姓全同淮陰前輩譏其疏漏蓋不盡無也

漢書眞本

劉之遴傳云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眞本

謂今本諸王傳襍在諸傳中古本悉類項傳前又謂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巳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之古本叙傳號中篇今本稱爲叙傳今本叙傳載班彪行事而古本云班生彪自有傳今本紀及表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今本外戚傳在西域傳後而古本外戚傳在帝紀下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隷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王侯而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伏劒周章邦

之傑兮實惟彭英化爲侯王雲起龍騰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談而今本無此卷其不同如此所謂古本漢書乃蕭琛在宣城有北僧南渡惟齎一葫蘆中有漢書叙傳僧曰三輔耆老相傳以爲班固眞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隷非篆琛甚秘之乃以餉鄱陽王見琛傳

伊川評班馬

程伊川云子長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徑之

外孟堅之文情旨盡露於文字蹊徑之中讀子長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稱博雅但一覽之餘情詞俱盡此班馬之分也評史漢者獨此語爲最張輔以文字多寡爲優劣此何足以論班馬哉

匈奴傳贊

太史公匈奴傳贊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閒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詞也子長深不滿武帝而難於顯言故着此二

語可謂微而彰矣班椽元帝贊稱其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成帝贊善脩容儀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此皆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最得史臣之體

漢職官與今制多同

漢之職官以今制論之太尉卽今之本兵左右前後將軍卽今之五府其各置長史卽今之參軍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卽今之六科期門郎

今之錦衣廷尉即今之大理治粟内史即今之戸部少府掌山海地澤之稅即工部之都水虞衡尚書符節郎今之尚寶太醫郎今太醫院導官郎今儀仗司樂府郎今太常諸屬考工室郎今工部織作局與内官監諸屬大官郎今之精膳司與内之御膳監東織西織郎今之織染局而庖人以下又與光祿寺大官諸司相參矣典客掌歸義蠻夷一名大行令今國家設行人專以使四方歸義蠻夷則以屬禮部之主客司郎中令中書謁者以下令

竝爲內官諸屬漢時以士人參之猶不失周官遺意而今不可復矣

古今人表

楊用脩曰固作漢書紀漢事也洪荒以來非漢家之宇上古羣佐非劉氏之臣乃總古今以著人表旣以乖其名復自亂其體名義謬矣按表名古今而篇中所列不及漢人尤爲不愜

夔后夔也居夔於上中出后夔於下上韋豕韋也寘韋於下上列豕韋於上下范武子即士會也旣

書士會又書武子計然范蠡所著之書也既書范蠡又書計然至於品隲無章是非舛亂則又不可殫論矣

白馬盟

高帝定天下剖符封功臣刑白馬而盟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帶衣帶也礪礪石也言設使河微而如帶石泐而如礪盟不可改也讀者多失其義宋制羣臣佩金魚其文曰忠曰孝曰清曰愼如黃河之深若泰山之礪咨爾無

渝此盟是亘以礪爲堅固之義矣

煑棗

樊噲傳從攻項籍屠煑棗晉灼曰地里志無今清河有煑棗城功臣表有煑棗侯顔師古曰既云攻項籍屠煑棗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但未詳其處耳考後漢地里志濟陰郡寃句有煑棗城此正在大河之南可以補漢注之闕

薄昭書

漢書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齊桓殺其弟以反國

程子因據此以子糾為桓公之弟然荀子謂桓公殺兄越絕書謂子糾桓公兄也皆與昭不合蓋文帝為厲王兄昭特避就以為之諱耳自宋儒以來率謂子糾非所當立考之管子載召忽之言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有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況與我齊國之政也觀此則糾之立有先君之命矣呂紀曰初鮑叔管子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猶鼎之有足去一則不

成且小白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糾也管子曰不可夫國人惡子糾之母以及糾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於是鮑叔傅小白尹文子曰子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黃楚望曰考春秋立子以貴之義子糾魯出也魯女貴而班在衛上則子糾當立凡此又皆子糾為兄與當立之證千古是非未可臆決

國吏二百石及比者

淮南安傳安謀反事覺下諸侯王列侯議衆謂事驗明白當伏法及請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師古注謂眞二百石及秩比二百石者按漢制凡吏初除皆曰試守滿歲爲眞始給全俸今所謂比即初試之吏與爲眞之吏相等者也顏注不得其詳特具之

楊王孫文翁史失其名

漢書楊王孫傳失其名西京雜記楊貴字王孫京兆人也生時厚自奉養死則裸葬於終南山子孫

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上復蓋之以石又張崇文歷代小志文翁姓文名黨字仲翁景帝時爲蜀郡太守史亦失其名

六尚

漢有尚冠尚衣等六尚尚書如淳謂掌天子之物曰尚是尚卽掌字之義也然尚字皆作上音至六曹尚書尚字又作常音按周官有司服中士掌王之服辨其名物卽尚衣也周禮有掌舍掌行所解止之處帷幕幄帟之事卽尚舍也周官小司徒中大

夫掌六畜車輦又宗伯巾車下大夫掌王后之五輅輦車組輓有翣羽蓋即尚輦也秦置六尚又有尚沐尚席而尚書亦預焉則尚書之名起於秦也宋大明中改尚書曰左右尚方則尚方之名又起于宋也宋百官志秦世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夫秦漢魏宋以來皆有六局而皆以尚爲名即今六曹之尚也特所掌之事稍異而皆主發書耳古字少故多省文以轉注爲義合周禮之言則諸尚字皆古掌字省文無疑今

人或從去聲而讀爲上或從平聲而讀爲常如淳知解尚字之義末百官志知尚猶主也然皆不知從省文而讀爲掌是蓋承譌習舛而不悟也

槀街

陳湯傳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槀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按三輔黃圖槀街在長安城南門内舊有蠻夷邸故宋胡邦衡乞斬秦檜疏云願斷三人頭竿之槀街正以虜使在彼故欲斷檜首懸之以伐其狡謀而絕其和

耳程克勤平逆頌吉祥就磔欽首懸竿槀街鬨闠

都人快觀又正德甲戌江西擒獲劇盜王浩八等

法司論擬宜懸首槀街以正國法此於蠻夷何所

交涉而引槀街之文乎

兼稱代魏

元魏石刻有大代脩華嶽廟碑歐公集古錄跋云

魏自天興元年議定國號羣臣欲稱代道武不許

乃仍稱魏是後無改國稱代之事今魏碑數數有

之碑石當時所刻不應妄但史失其事耳由是言

之史家闕謬多矣按崔浩曰昔太祖應天受命兼稱代魏以法殷商則當蔣二號固嘗竝稱歐公豈未之攷與

崔浩受禍自有故

魏太武殺崔浩云浩刊所撰國史於石立於郊壇東方所書魏先世事皆詳實北人忿恚相與譖浩暴揚國惡魏主大怒遂族誅浩夫浩脩國史直筆乃其職耳惟是刊石衢路若爲可罪然何至赤其族哉及閱宋書栁元景傳云栁光世爲索虜折衝

將軍河北太守其姊夫僞司徒崔浩虜之相也虜主拓跋燾南寇汝穎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爲浩應浩謀泄被誅河北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然後知浩受禍之酷自有其故特因史事發耳

鄂不

詩棠棣之華鄂不韡韡不風無切本作柎說文鄂足也草木房爲柎一曰花下蕚通作不卽今言華蔕也湖州有餘英溪餘不溪蓋此地有梅溪苕溪

其流相通故曰餘英餘不義可見矣若作方鳩切則本注說文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與溪水全不相涉左傳華不注山人皆讀入聲誤也古不字讀作缶音或俯音弅無作逋骨切者今讀如卜乃俗音耳惟伏琛齊記引虞摯畿服經作柎言此山孤秀如花跗之注于水深得之矣太白詩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峰茲山何峻秀彩翠如芙蓉亦可證也

平仲君遷

吳都賦平仲君遷皆木名平本作枰上林賦華楓平櫨其木理平可爲棊局故棊局曰枰唐詩芳春平仲綠清夜子規啼是也君遷一作梠櫏出交趾溫公云如馬妳俗名牛妳柿今本草有君遷又言即柿漆非也別有椑柿閒居賦梁侯烏椑之柿是也可補文選注

神農黃帝皆作易

伏羲重卦六十四卦之名已具又命子襄爲飛龍氏造爲六書黃帝時蒼頡苐從而衍之耳干寶周

禮太卜掌三易之法注云伏羲之易小成爲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爲中天黄帝之易大成爲後天則神農黄帝皆作易矣然未知何據或曰神農曰連山氏故連山爲炎帝之易所謂中成也黄帝曰歸藏氏故歸藏爲軒轅之易所謂大成也

太極

晉顧榮有云太極者混沌之時曚昧未分紀瞻云其理極盡無復外形皆善言太極者也近吾鄉張山人好窮天地之説謂余太極者自無而之有不

可以理言孔子曰易有太極周子曰無極而太極易也無極也乃指理言莊子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老此其證也不然太極爲理則在太極之先者復何物耶余未有以難之

酎金

漢諸侯王以酎金失侯者甚多按漢儀諸侯王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注云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謂之酎金酎正月旦作酒八月成

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金黃金也不如法者奪爵以史漢注皆未明特詳疏之

荔枝

世讀杜牧詩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謂以果實勞遞送獨明皇耳不知漢巳有之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宮植所得奇草異木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無一生者連年猶移植不息後數歲一株稍茂終無華實帝亦珍惜之一日萎死守吏坐誅者數人因不復蒔其實則歲貢焉郵

傳者疲斃於道極爲民患至後漢安帝時交趾郡守極陳其弊乃罷貢

昆明池詩

子美昆明池詩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注未詳明按關輔古語曰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牽牛織女立池東西以象天河張衡西京賦曰昆明靈沼黑水玄址牽牛立其右織女居其左是也又廟記曰池中有石鯨刻石爲鯨魚長三丈每至雷雨常鳴吼鬛尾皆動

昆吾御宿

漢書武帝建元三年開上林苑東南至藍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水而東周袤三百里離宮七十所皆容千乘萬騎子美詩昆吾御宿自逶迤摩詰黃山舊繞漢宮斜即其事也又三輔黃圖御宿苑在長安城南御宿川中武帝離宮別館禁禦人不得入遊觀止宿其中故曰御宿三秦記御宿園出梨落地則破欲取先以布囊承之號曰含消此園梨也

悲五子詩

吾鄉自天臺師倡道以來奮興於學者不少矣李維明楊道南兩人爲其魁桀李以敦篤勝楊以透脫勝皆金相玉質彬彬君子也兩人生同地學同方殁同時亦甚異矣新都潘朝言與兩人相切劘不幸亦早世杭守方思善因余以識三人曾作悲五子詩今截三篇於此其一李祠部逢陽斯道久蓁蕪空言竟何裲汲汲李祠部狂瀾廻砥柱超然破藩蘺心傳繼鄒魯枝葉永刊落躬行以爲主忠

告啟吾徒四海如同父天道無棄物羣生化時雨
豪傑固有興凡民藉鼓舞昊天不憖遺奪我明時
輔諸子各天涯念茲心良苦願言一聖真無勞弔
終古其二楊太學希淳嗟嗟楊太學細行難具陳
昭曠有獨觀斂德無逡巡汎濫百家言以筏涉其
津顏淵不貳過曾子日省身一往有深詣千載會
其真春秋二三子雅言日諄諄大小各有得溫故
知其新明德方自茂天道無常親後死將安倣哀
哀悼比鄰清風一以誦四海歸仁人其三潘睦州

絲挺挺潘睦州意氣自英邁公子時亦佳俠節以爲快桴鼓動山城邑人殊不戒賈勇擘戎衣取賊如菅蒯中年契名理問學時靡懈聞過輙自愉求言勤下拜以此悔悟心精進有深解勞謙令其終生平無睚眦一官何所爲五斗殊自憊孤鴻有高騫吾黨增嗚噫詩成而思善亦歿嗚呼痛哉朝言爲人所訐討賊事具余所作傳中

懷五子詩

思善又有懷五子詩今載其三首一李姚安聖人

不克見聖學日荆榛寥寥千載後師聖當何因彼
岸久未登姚安識其津一振士風變再振民風醇
名教有妙用何論越與秦所以忠信士蠻貊猶相
親況此邦域中負版皆王臣聞君返初服吾亦遊
無垠微言共探討乃在江之濱嗟嗟行負俗去去
勿復陳二耿次公天臺耿夫子仁賢萃其門伯也
趣吹篪叔也逝吹塤翺翔振逢掖斯文疇輕軒仲
信仁只戔戔賁丘園步趨迴無因絕塵一以奔
靈臺無汨和六籍多知言至動有至一至靜至神

存披雲往無從聞風知所尊古今豈異時千載自淵源與君盟歲寒翩翩胡畔援三王隱君王生好𩇯遯乃在江淮閒承家固有道邁跡良自賢振衣陟層巘濯足撫潺湲幽人時往來當路無躋攀名理析玄晏至道希孔顏嗟予倦行役歲晚靡交驩昔者吾友言闚生時一斑考槃信自矢振鐸寧能諼以茲精進心獨往諒非難譬彼作室家願言開其藩三人皆余石交思善從余識三人而其嚮往若此亦可以知思善矣姚安名戴贄字宏甫以姚

安守告歸次公天臺師仲仲弟名定理字子庸隱君
王汝止先生仲子名壁字宗順

宏甫書高尚册後

宏甫解組歸廵臺劉君彙薦紳贈言為册題之曰
高尚宏甫寓言於天台楊子作文一首書其後其
平生大都具矣天台楊子曰吾讀劉君高尚諸篇
而益信宏甫之不可知也或曰宏甫隱於禪者也
夫宏甫年巳五十四矣自三十登仕歷七任而至
郡守辛苦䟦涉以至若斯之年亦既倦而後去耳

使其先四歲而死亦已不稱夭矣幸而不死而又博高尚之名以去不爲宏甫氏其終不去乎且高尚之名非有道之所處也仲尼嘗比之匏瓜之固矣曾謂宏甫而不聞之乎夫大道無高有高則有過至人無尚有尚則有累渠旣深於是而猶以過自累也安在其爲知道歟噫是非或人所知也夫宏甫非高尚之士也而未始非高尚之士也而與以高尚之名則受之矣且天下之物亦無一而非累也苟不以物累心則終身役一官雖三縣之而

不去可也及其所之既倦則或四五十或六七十辭而去之可也與之名當其實可也與之實而不當亦無不可者若慕高尚之名而後去去矣而又嫌於有其名皆累也子何區區於名實之間揣量而校度之而欲以議至人之出處不亦左歟且吾聞宏甫氏嬾散不事生產作業而兢兢一郡惟恐後時譬則細人之理其家然不爲千歲之計不止也凡一切備禦經久之費靡不日新而孰知其旦暮决去哉雖宏甫自以决去語人人且不信雖其

家之人亦必待旣去而後信之耳而或者欲以是而知宏甫胡可得矣然則孰從而名之曰此侍御劉公意也劉公以爲欲以風於世故借其去而以是名之云耳雖然宏甫氏若非今侍御則亦終莫之名矣宏甫爲人一錢之入不妄而或以千金與人如棄草芥一飯之恩亦報而或與人千金言謝則耻之見一切可喜人無有不當其心者而不必合於巳巳不能酒而喜酒人巳不能詩而喜詩人巳不能文而喜文人巳不捷捷能言而喜能言之

人已不便數馬而喜馳騁已不好兵而喜敵道已不好鬬而喜徘徊古戰場已不好殺而喜商君吳起韓非之書已不愛紛華而喜郭汾陽窮奢極欲以身係國家之安危已不欲以谿刻自處而喜於陵仲子辭三公爲人灌園獨不喜遜牀循墻終日百拜傴僂以爲恭者以故常不悅于世俗之人俗之所愛因而醜之俗之所憎因而求之俗之所踈因而親之俗之所親因而踈之有時長貧雖必不得已已也故終身不肯假借於人有時暫富雖必

可已不已也故終其身無一錢之積平生未嘗召客人召之酒則赴平生不禮貴人貴人饋之則受以故雖不悅於人而終不見害於人以宏甫與世無爭故也獨設三科度世最得祖意見上士則誇而肆之冀其或我知也見中士則櫝而藏之以待其自知也見下士則時發而後謹閉之恐其不知而恣疑謗無益也以此終其身交遊遍天下無知宏甫者知宏甫者疑莫如侍御故宏甫與我言幷出此相示云噫嘻若侍御知宏甫則可以傳矣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

程大昌詩議十七篇其言辯博多前人所未發其首篇曰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嘗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未嘗有言國風者予於是疑此時未有國風一名然猶恐夫子偶未之及未敢遽自主執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叙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其名稱與今無異至列叙諸國自邶至豳其類凡十有三率皆單記國土無今國風品目也當季札觀樂時

未有夫子而詩名有無與今論語所舉悉同以此知古固如此非夫子偶於國風有遺也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雅獨無所繫以其純當周世無用標別也均之爲雅音類既同又自別爲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若夫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故季札所見

與夫周工所歌單舉國名更無附語知本無國風也又曰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見志者凡詩雜取無擇至考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獻享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由庚鵲巢射之奏騶虞采蘋諸如此類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爲樂詩而諸國之爲徒詩也鼓鍾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觀樂有舞象箾南籥者詳而推之南籥二南之籥也箾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

參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則南之爲樂古矣

馬端臨論詩序不可廢

桑中東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序以爲刺淫而朱傳以爲淫者所自作靜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子之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序本别指他事而朱傳亦以爲淫者所自作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爲放

蕩無耻之詞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其所刪何等一篇也夫子之言曰思無邪如序者之說則雖詩詞之邪者亦必以正視之如朱子之說則雖詩詞之正者亦必以邪視之且木瓜遵大路風雨子衿諸篇雖或其詞間未莊重然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謂之淫邪可乎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於序情閔勞者之口則為正雅而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為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于刺奔者

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詞也出於愛桓叔共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

荊公學史記

近世談文率宗史記然予長精神結構茫然未解第襲其語耳此史公之盜臣謂之受業弟子可乎向讀荊公短文數首眞可與其論贊相頡頏讀刺客傳云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

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豢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伍子胥廟銘云予觀子胥出死亡逋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報耻雪名振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慊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論

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義又曷可少邪康定二年予過所謂胥山者周行廟庭嘆吳已千有餘年事之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獨子胥之祠不徙不絕何其盛也豈獨神之事吳之所興蓋亦子胥之節有以動後世而愛尤在於吳也後九年樂安蔣公爲杭使其州人力而新之余與爲銘此等文觀其筆力曲折眞脫胎換骨手也

八司馬

荆公讀柳宗元傳云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才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旣困矣無用於世往往能自強以求列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彼哉荆公此論亦節取其文學云爾其心未見原也後觀雲麓漫抄云唐八司馬皆天下奇材豈不知趣權利之可耻哉蓋叔文雖小人欲誅宦官強

公室特計出下下反爲所勝被禍耳故善良皆不免當日有所拘忌不得不深誅而力詆之後人脩書尚循其說似終不與人爲善非春秋之意也惟范文正公嘗畧及之八司馬庶幾稍伸氣矣

楊子雲始末辯

子雲古以比孟荀自宋人始訾議之介甫子固皆有辯然其劇秦美新之作未有以解也近秦和胡正甫辯證甚悉吠聲者當無所置喙矣正甫之言曰往予閲楊雄仕莽投閣劇秦美新而綱目書莽

大夫性雄以彼其才而媚莽心竊鄙之後見程叔子取其美厥靈根之語愕曰雄乃有是語乎又韓退之邵堯夫司馬君實諸君子咸稱引其說往往怵于心已乃取法言讀之其紬六經翊孔顏義甚深又嘗高餓顯下祿隱雖不避屈原而屢斥公孫弘之容且曰如詘道信身雖天下不可爲也于則嘆曰世之論雄其然豈其然乎終無以决於心最後讀雄傳稱雄有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未言仕莽獨其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校閣年七十

一天鳳五年卒余考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抵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爲延於莽年者妄也其云媚莽妄可知矣蓋予懷此久矣今年春按部郫縣而雄郫人也讀其邑志得於鄉人簡公紹芳辯證尤悉簡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

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
篡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於谷子雲以弓校之莽
自平帝元始間始號安漢公令法言稱漢公且云
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葢其數矣
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
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
徙官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繇是知雄决無仕莽
投閣美新之事而簡公謂班孟堅早世曹大家輩
傳失其實豈不然哉當平帝末莽已有都四海代

漢室之形矣而雄猶稱漢道如日中天力不能回莽而假法言以諷切之雄之意至矣雄其媚莽者乎諒乎叔子之言曰閣百尺未必能救日然則史不足信乎曰太史公記子貢宰我一以爲游說一以爲叛亂是亦足信乎而孔子主癰疽百里奚自鬻身在當時之言比比也何獨雄哉吁悲守道君子蒙誣逮千載故因簡公之言而畢其說

戒殺生論

好生惡殺人之本心世徒以口腹之溺而勇爲之

亦積習不自覺耳有戒殺者反斥爲異方之學正甫嘗著論一首今載之論曰世儒語不殺生則必斥曰是釋氏之訓非聖人所爲教是未考於聖人之教而猥以習見論之也禮曰天子無故不殺牛諸侯無故不殺羊大夫無故不殺犬豕夫天子尊也諸侯大夫貴也然皆無故不得殺生夫無故不得殺則有故而殺者蓋無幾矣孟子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夫見生聞聲君子咸不食之則不出於見聞而食者蓋亦無幾矣聖

人之教蓋如此世之儒者柰何以不殺歸釋氏而
以樂殺歸聖人夫胡視釋氏之仁而視聖人之暴
也聖人不得已有故而殺曰祭曰養曰賓三事而
已然其養之有道其取之有時其用之有制獺未
祭魚漁不登魚豺未祭獸獵不告狩鳩未化鷹不
設罻羅草木未落不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
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不合圍不掩羣
弋不射宿釣不以綱田不以禮曰暴天物聖人之
愛惜生物何其周也聖人雖爲祭而殺然在天子

不過曰一元大武諸侯以下不過曰剛鬛柔毛曰肥腯翰音曰疏趾明視曰尹祭商祭其數可舉其義可陳而未嘗以四方之食供焉庶人之祭春韭以卵夏麥以魚秋黍以豚冬稻以鴈其數可舉其義可陳而未嘗有二脩焉雖爲養而殺然六十止食宿肉七十乃食二膳八十常珍又曰庶人耆老不徒食孟子亦曰七十非肉不飽則未至六七十者雖孝子不得以享其親雖爲賓而殺然天子適諸侯諸侯乃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

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又曰大夫燕食有脯無膾有膾無脯士不二羮胾其在於詩其語嘉音不過曰脾臄曰鼈鯉至矣其語富多不過曰四簋曰八簋極矣聖人何嘗教斯人日斷刲之以天子諸侯無故不殺之物乃取而豢殄焉一膳而斃數命一飲而殘百種爵鷃之外鼈鯉之餘乃至豹胎熊掌鹿胃麋膏麢麐虎兕以下誅逮犢麛豣山之族而醓脯之乃至鴈腎鴇與鶡胖雉腒鶩鴇爵鷃以下磋及卵胎殫林之族而熬淳之乃至鱣鮪鱘鱝黿

鼉鯨鯢蝸螺蚌蟜細極鮑鰕殫水之族而膾炙之秦漢儒者恣其饕餮附會記者則著之爲教曰大者爲軒小者爲膾燔烈腫臄猶未饜也乃至薌之蓼之芥之葱之桂之薑之梅之藙之椒之茮之粱之麥之極鼎俎之芳窮易牙之巧將使大羅氏之適藪澤見毳介之影則啞啞然笑憾不頓四極以爲之網也大庖氏之入市肆覩魚肉之林則津津然涎憾不鼓龍泉而爲之割也將使鶉鳥愀然不安其林稺獸焦然不寧其穴其於天地之心太和

之氣其不奸乎聖人之教寧有是乎甚矣世儒之愈於不仁之流也今夫人之一身膚甲爲疏毛髮爲最疏然俾人日殘膚甲而啖之雖悍夫不能日殘毛髮而啖之雖忍人不爲聖人視喙動皆膚甲而草木毛髮也有一草一木不得其理聖人理之如理毛髮何至殘食膚甲而教人爲堯舜之政三王之治能俾天地訢合陰陽和啓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獸不狘鳥不獝魚鮪不淰四靈可以爲畜故其稱曰鳥獸魚鼈咸若曰百獸率舞鳳凰

來儀嗚乎此豈以殘殺能致之哉喙動之物莫不有性虎狼至毒而有父子螻蟻至微而有君臣鴻鴈之有兄弟雎鳩之有夫婦騶虞不履生蟲不踐生草烏鳥爲其母反哺牛爲人代耕犬爲人居守此其爲仁義何可勝數而人或不如斯物也反日殘而啖之可乎鹿麑於矢其麛反顧惻之射者未能不憮然也鶵將就食感主人以轉轂之詠聞者未能不動心也射鶵者引弓入林則一林之鳥皆鳴屠狗者帶索行市則一市之犬皆嘷彼物豈甘

就死亡哉而世之悍夫忍人乃誣物爲無知既日殘而啖之儒者又重佐其熖至誣爲聖人之教甚矣世儒之愈於不仁之流也或曰子不聞伏羲氏之王也教民網罟以佃以漁王制月令季夏命漁師伐蛟而取鼉周禮天子之羞百二十品然則伏羲爲非教而周之制豈未仁歟曰是不然當伏羲氏之王五穀未生鳥獸至多羽翮之建齒角之獰與人爭橧而居爭穴而處鷙鷙然相搏哆哆然相噬也生命之害大矣人不得已以其智勝而殺之

茹其毛飲其血而害猶未損也伏羲氏則又不得已教以漁佃使善取之所以消人害而拯枵腹也伏羲豈創教以殺生者乎禹驅蛇龍而放之菹湯德及禽獸周公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召公戒珍禽奇獸不貴異物吾聞之矣未聞聖王以伐蛟取鼉而爲政者也禹菲飲食文王惟正之供日昃不遑暇食靈囿靈沼自麋鹿魚鼈之外靡有奇稱孔子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吾聞之矣未聞聖王以百二十品爲食者也月令周禮可盡信乎不然則周

之生民其斃於供久矣漢武之射蛟於江唐憲之
徵蚦於粤當時史氏非之廷臣諍之又何甚乎予
故曰秦漢儒者附會以愈於不仁之流者也曰若
是則與釋氏何以別乎曰子以殺生爲天地之心
乎以不殺生爲天地之心乎如以其不殺而已矣
則吾知從天地之心以爲仁可也又焉知聖人之
與釋氏且夫聖人之教爲養祭賓養之有道取之
有時用之有制固未嘗無別也

焦氏筆乘卷之二